

主编 / 季羡林

难老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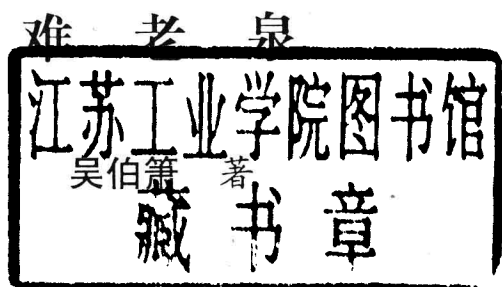
吴伯萧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难老泉 吴伯箫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吴伯箫】（1909～1985）原名熙成，曾用笔名山屋、天荪。山东莱芜人。1919年到曲阜师范读书。1925年进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开始写作。1931年毕业后，在青岛山东大学等处任职。1938年4月去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从事教育和文艺工作。历任华北联大中文系副主任、东北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文艺》副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副教务长、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著有散文集《羽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潞安风物》（海洋书屋1947）、《黑红点》（东北书店1947）、《北极星》（作家出版社1963）、《忘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吴伯箫2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30年代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作品洋溢着一种清婉、明丽和幽远的气息，倾注着美丽的情思，常展开海阔天空的遐想。他的散文常常着眼于生活中普通平凡的事物，取其“一斑一点、一枝一叶”（吴伯箫《{北极星}跋》）作为题材，却又颇具匠心而又很少斧凿痕。其中最动人的是一组以延安生活

目 录

作者小传	(1)
难老泉	(1)
菜园小记	(8)
微雨宿澠池	(13)
潞安城	(18)
啼晓鸡	(23)
响堂铺	(27)
灯笼	(33)
天冬草	(37)
岛上的季节	(41)
山屋	(46)
歌声	(51)
记一辆纺车	(56)
火车,前进!	(61)
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	(68)
客居的心情	(75)
马	(82)
天涯	(87)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       |
|------------|-------|
| “早” .....  | (91)  |
| 猎户 .....   | (96)  |
| 窑洞风景 ..... | (103) |
| 话故都 .....  | (108) |
| 海 .....    | (113) |

目

录



## 难老泉

当铺，钱号，窄轨道，已经随着土皇帝的覆灭最后湮没了；煤炭，汾酒，老醋，却在人民的生活里广泛散发着热力和芳香。山西是个宝地，太行山，吕梁山像两只巨大的膀臂从东西两面环抱着它；黄河，汾河像两条鲜血流注的动脉滋润着它。谷物和矿藏显示着大地的富饶，抗日战争的业绩歌颂着人民的英勇。这里的高山，密林，城镇，村落，哪里没写过可歌可泣的故事呢？二十几年前在游击队里跟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血肉感情，现在依然是炽热的。像回故乡一样，我们带着浓挚的怀想踏进了山西。

山西的省会太原，是一座古老的美丽的城市。滚滚的汾河从城西流过。东有东山，西有西山，北有卧虎，南有鸡笼，太原正好坐落在一个肥沃的盆地里。城里一片黑瓦房，密密匝匝，处处是高墙深巷，几进的庭院。不过比起解放后的新建设来，旧城显得太局促了。在宏伟的建设规模里，旧城只能算一个小小的角落。新建设中，不说别的，只城外一条宽阔的迎泽路，两旁就都是四层五层的高楼。迎泽路向西延伸，横跨汾河是一座十八个桥墩的迎泽桥，桥又宽又平，一直伸到山西脚下。

这里矗立着多少厂矿的烟囱，浓烟弥漫，告诉人新兴的工业是多么发达；街街巷巷熙来攘往的人群，有说有笑，呈现着一种繁荣的景象，欢乐的气氛。

过迎泽桥向南，沿西山山麓走五十里，是晋祠。在晋祠，我们访问了“难老泉”。

“难老泉”，听听名字就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不必看见，就仿佛已经看见了。那喷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泼的，青春常在的。在《滕王阁序》里王勃慨叹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比较起来，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赞赏羡慕。

泉，论历史实际倒是很老的。从地质考察。据说有两万万或者三万万呢。据文字记载，“难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晋国若是从“桐叶封弟”算起，到现在也该有三千多年了吧。“桐叶封弟”的故事，历史传说是这样的：

西周初年，武王姬发死后，他的大儿子姬诵还很小，就由周公姬旦扶助做了国君，就是成王。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在一块儿玩，他把一个桐叶剪成圭形，送给叔虞说：“我拿这封你吧。”叔虞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就问姬诵：“你要封叔虞吗？”姬诵说：“我是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姬诵就把叔虞封为唐的诸侯。

叔虞到了唐，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领导人民改良农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人民生活

逐渐安定富裕，就成为唐人爱戴的封建领主。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国号为“晋”。山西简称晋省，就是从这里来的。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祀奉他，这就是“晋祠”。

晋祠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水秀山明，风景是很优美的。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看来晋祠在北魏以前就有了。当初也许规模并不很大，经过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筑池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铭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邑姜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一代一代重修增建，现在已经成了一组祠庙建筑群。里边殿堂楼阁，亭台桥坊，足有三百多项名胜古迹。像“鱼沼飞梁”、“莲池映月”、“双桥挂雪”，每一种景物都各具形势，各有特色。其中“晋祠三绝”，更深深吸引着游人的欣赏的流连。

“晋祠三绝”，一绝是“宋塑侍女”。在圣母殿里围绕着邑姜凤冠霞帔的座像，有四十四尊侍女塑像。据说是宋朝的作品。塑像塑得精致，细腻，一个个都像活的。虽然身体的丰满俊美，脸形的清秀圆润，神态的婉约自然，都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四十四尊四十四个样子。有的像在沉思，有的在凝视，有的在缓歌徐吟，有的在低声细语，还有的微笑，有的轻颦……衣裳，服饰，颜色，一切都那样逼真；走近去，你仿佛会听得见她们

难老泉

说笑的声音，会感觉出她们呼吸的温馨。

二绝是“古柏齐年”。传说西周初年这里栽有两株柏树，因为同样古老，所以叫“齐年柏”。可惜有一株在清朝道光年间被砍伐了。剩下的一株，横卧如虬龙，斜倚在擎天柏上，披覆在圣母殿左侧，另有一株“长龄柏”，传说是东周时候栽的。

三绝就是“难老泉”。

“难老泉”的来历，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传说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给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不许换肩，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饮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把后一桶水递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前一桶水连前一桶的也喝了。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但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就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去，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涨得满瓮。

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

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

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水就汹涌喷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络头发往嘴里一咬，一口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话没说，一下就坐在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这故事的题目叫做《饮马抽鞭，柳氏坐瓮》。晋祠背后的山叫悬瓮山，《山海经》里说：“悬瓮之山，晋水出焉。”这大概就是“柳氏坐瓮”的根源。泉水从一丈深的石岩里涌出来，真有点像从瓮里涌出的样子。水的流量不小，一秒钟一点八吨。流水永远不停，雨涝不增，天旱不减。水微温，通常是摄氏十八度。泉水澄清碧绿，像泻玉泼翠一样。李白游晋祠曾题诗说：“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泻翠娥。”可以想见它的美丽。这道泉水，和鱼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动一百盘水磨。范仲淹游晋祠曾赞美说：“千家灌禾稻，满目江南田。”

从“难老泉”向前走几步，有水潭叫“不系舟”。水潭四周用汉白玉低栏围成船的样子，因此得名。潭水冬温夏凉，寒天水气蒸腾，像云雾一样。水面有浮萍，潭底有水草，都冬夏常青。长长的水草随着流水波动，像

风吹麦浪，荡漾起伏。有人题诗说：“涓涓难老泉，分流晋祠侧，中有长生萍，冬夏常一色。”水潭中间是“中流砥柱”，也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传说：

几百年前，这里南北两渠的农民，由于地主土豪的挑拨，经常为争水互斗。天越旱，斗得越厉害。后来官府设下毒计，说要“调解”纠纷，就在潭边支一口滚沸的油锅，锅里放十枚铜钱，说：“哪方有人能当众从锅里取出几枚铜钱，以后就分几分水，判定之后，永免争执。这时候，从北渠的人群里，走出了—个青年，勇敢地伸手从油锅里取出了七枚铜钱，于是北渠的农民就永远二字不清分水量。可是那青年受烫伤过重，当场死去了！

青年姓张，是晋祠山边花塔村人，人们称他为张郎。北渠的群众为了纪念他，就把他的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下面。为了分水，在砥柱东面筑了一道石堤，在堤腰凿了十孔圆洞，南三北七。在东堤又筑了一道人字堰，作为南北两渠的分水岭，以免出堤后水流混合。

现在，不管南渠北渠，人民是一家。地成大块，水也统一调度。一边支应新建的热电厂用水，一边浇灌一千顷稻田。

一手是王，一手是农，晋水的无限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了。这里边有更多的人用水力再创造的力量。

1956年初秋，我们一天经历了三十个世纪，欣赏了

晋祠那样丰富的文物古迹。当我们出“对越坊”，沿“智伯渠”往回走的时候，回头看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楼台殿阁，看一抹果树林株株都满挂着累累的果实。右边十里稻花，左边烟囱入云，实在是兴奋。但是最难忘的还是“难老泉”。

到现在五个年头过去了，“永锡难老”，记忆还是新的。

1961年11月20日

## 菜园小记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俗话说：“瓜菜半年粮。”

我想起在延安蓝家坪我们种的菜园来了。

说是菜园，其实是果园。那园里桃树杏树很多，还有海棠。每年春二三月，粉红的桃杏花开罢，不久就开绿叶衬托的艳丽的海棠花，很热闹。果实成熟的时候，杏是水杏，桃是毛桃，海棠是垂垂联珠，又是一番繁盛景象。

果园也是花园。那园里花的种类不少。木本的有蔷薇，木槿，一了香，草本的有凤仙，石竹，夜来香，江西腊，步步高，……草花不名贵，但是长得繁茂泼辣。甬路的两边，菜地的周围，园里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草花里边长得最繁茂最泼辣的是波斯菊，密密丛丛地长满了向阳的山坡。这种花开得稠，有绛紫的，有银白的，一层一层，散发着浓郁的异香；也开得时间长，能装点整个秋天。这一点很像野生的千头菊。这种花称作“菊”，看来是有道理的。

说的菜园，是就园里的隙地开辟的。果树是围屏，



草花是篱笆，中间是菜畦，共有三五处，面积大小不等，都是土壤肥沃，阳光充足，最适于种菜的地方。我们经营的那一处，三面是果树，一面是山坡；地形长方，面积约二三分。那是在大种蔬菜的时期我们三个同志在业余时间为集体经营的。收成的蔬菜归集体伙食，自己也有一份比较丰富的享用。

那几年，在延安的同志，大家都在工作，学习，战斗的空隙里种蔬菜。机关，学校，部队里吃的蔬菜差不多都能自给。那个时候没有提出种“十边”，可是见缝插针，很自然地“十边”都种了。窑洞的门前，平房的左右前后，河边，路边，甚至个别山头新开的土地都种了菜。

我们种的那块菜地，在那园里是条件最好的。土肥地整，曾经有人侍弄过，算是熟菜地。地的一半是韭菜畦。韭菜有宿根，不要费太大的劳力（当然要费些工夫），只要施施肥，培培土，浇浇水，出了九就能发出鲜绿肥嫩的韭芽。最难得的是，菜地西北的石崖底下有一个石窠，挖出石窠里的乱石沉泥，石缝里就涔涔地流出泉水。石窠不大，但是积一窠水恰好可以浇完那块菜地。积水用完，一顿饭的工夫又可以蓄满。水满的时候，一清到底，不溢不流，很有点像童话里的宝瓶，水用了还有，用了还有，不用就总是满着；泉水清冽，不浇菜也可以浇果树，或者用来洗头，洗衣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比沧浪之水还好。同样种菜的别的同志，菜地附近没有水泉，用水要到延河里去挑，不像我们三个，从石窠通菜地掏一条窄窄浅浅的水沟，用柳罐打水，